

引用:黄益清,李小梅,高晓涵,周洁,张俐敏.《韩氏医通》学术思想探析[J].湖南中医杂志,2022,38(11):115-118.

《韩氏医通》学术思想探析

黄益清¹,李小梅²,高晓涵¹,周洁¹,张俐敏¹

(1. 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晋中,030619;

2.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 福州,350122)

[摘要] 《韩氏医通》系明代四川名医韩懋所著,共二卷,包含医论、医案及处方用药,为综合性医书。韩氏精通易理,擅长以易释医;临证三因制宜,辨证施治,遵古而不泥古;重视辨证及记录诊疗信息,创新中医病案规格;药有专攻,注重炮制,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组方精当,剂型丰富,创制交泰丸、三子养亲汤等名方。此外,该书蕴含鲜明的医学人文精神,体现韩氏的独到见解。《韩氏医通》理论精湛,求真务实,其学术思想值得后世研究与传承。

[关键词] 《韩氏医通》;学术思想;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R24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2.11.031

韩懋,字天爵,号白飞霞、飞霞子,明代中期医家,行医事迹主要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韩氏出身将门,少时聪颖,但禀赋较弱,家人亦多病痛,故留心医学,初师从于表舅华氏,后经多位隐士高人秘传,终得医术精湛^[1]。韩氏修习道术,出游天下,医人无数,明代文学家杨慎赞曰:“真隐世传道也”^[2],生平著有《韩氏医通》《杨梅疮论治方》《滇壶简易方》,其中《杨梅疮论治方》据考应是中医学史上最早研究梅毒的专著^[3],惜此书已散佚不传。《韩氏医通》初刊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分为上下两卷、九个篇章,载九十五则著述,为综合性医书,其体例清晰、篇幅简短,体现韩氏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与方药成就。本文以198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丁光迪点校的《韩氏医通》^[4]为主要参考,旨在探讨韩懋的学术特色及医理医道。

1 精通易理,以易释医

韩懋认为“医之理,可比《周易》,针砭药餌,即卜筮法也”,该书多处引用易学或道家理论,以易释

医。《韩氏医通》“绪论章”载:“人之禀赋,三天两地,一气流行而已。”“三天两地”出自《周易·说卦》中“参天两地而倚数”,是为易卦立数之义,古时指代天取奇数,地取偶数,天地人合成三才,取天人相应之义。韩氏基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思想,主张“一气流行”^[5],认为人之禀赋与天地相通,气失其平之谓疾,气机失衡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韩氏还引用道家《阴符经》中“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的理论,说明规范饮食起居、顺应时机而动对养生保健的重要性。

韩氏善于根据运气学推测疾病特点,提出“自开辟来,五气乘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痰,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元会运世”为北宋易学大家邵雍所创,用于推算预测宇宙自然演化及历史发展规律,该理论也启发了中医学思维,韩氏根据当时土运主事,推测世人多生痰湿,阐释杨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项目“中医药自信教育研究”(国中医药办[2020]50号);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科研中医药自信主题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体系研究与实践课题(ZD-20-13);山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自信教育研究专项项目(2020PY-SZ-05)

第一作者:黄益清,男,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

通信作者:张俐敏,女,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历代医家临床学说研究,E-mail:15834135139@

梅毒流行的因素。杨梅疮即梅毒,于明弘治末年传入我国,《本草纲目》记载:“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6]。李时珍认识到梅毒首先在岭南地区传播,与当地气候密切相关。陈司成《霉疮秘录》亦指出“霉疮为气运所使”^[7],因“岭南之地,卑湿而暖,霜雪不加,蛇虫不蛰,诸凡污秽蓄积于此,遇一阳来复,湿毒与瘴气相蒸,物感之则霉烂易毁,人感之则疮疡易侵,更逢客火交煎、重虚之人,即冒此疾”。以上医家分析梅毒发病的思路基本相似,即从气运、地理、体质等方面认识疾病,体现了中医学独到的思维方式。韩氏认为天时、地理、人事的关系错综复杂,“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何以独止于一年一时,而顿忘世运会元之统耶”,因此医者学习易学应当领悟客观条件的变化,善于分析具体情况。

2 三因制宜,六法兼施

韩懋重视仲景和金元医家之学,对此有深刻理解,评价到“诸病处方遵古法,仲景外感,东垣内伤,河间攻击,丹溪之大成,以为典要”,在提倡诸家之学的同时,韩氏治学尚有批判精神,认为古书的记载亦存在矛盾之处,学者须详细考究,不可尽信。韩氏主张临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诊疗当以“运气、风土、禀赋”为权衡,他举例北地阴冷干燥,人的体内寒气较重,可多食腥膻温补,而东南之地湿热,两地风土各异,人的禀赋不同,辨证论治有别。对于不同的患者群体,根据体质特点,韩氏主张老人宜专调气,中年男子常予补益,女子多由情志致病,当先散其郁。

《韩氏医通》创新了医案书写的格式,该书“六法兼施章”记述的医案书写体例为:需先云某年月日某处某人,继而详细记录四诊信息,再者讨论疾病辨证,最后附上治法方药,该方法称作“六法兼施式”,即“一望形色、二闻声音、三问情状、四切脉理、五论病原、六治方术”。六法兼施,各各填注,详议病情,跟踪病情转归,利于提高诊疗效果。这种医案书写规格的创新,上承西汉淳于意首创的“诊籍”,下启喻昌“与门人定义病式”,创制了完备的具

有中医特色的病案^[8],使中医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的诊疗思路得到更好的传承。

3 处方用药特点

3.1 药有专攻,重视炮制 韩懋列有“药性裁成章”,认为“药有成性,以材相制,味相洽而后达”,反映其熟谙药性,重视药物炮制。韩氏以血、气、痰、火为病之提纲,选择四味药分别主治四部之病。血分之病以当归为主,韩氏认为“血药不容舍当归”,常用酒制当归增强活血滑利之用,若病证兼有痰饮,则加姜汁浸透;气分之病以香附主之,认为“大凡病则气滞而馁”,治当理气,故取香附辛香走窜、味苦能降之用;半夏主痰分之病,取其辛温燥湿化痰之效,韩氏提出半夏配伍姜汁、白矾、白芥子等制作的半夏曲可治痰积沉痼,对于久积顽痰有奇效;黄连主火分之病,以黄连生用为君,配伍少许官桂,“煎百沸,入蜜,空心服,能使心肾交于顷刻”,此方即交泰丸,主心火偏亢、心肾不交之证。韩氏虽首创此方,却无命名,也未言明剂量,至清代王孟英《四科简效方》才提出“交泰丸”方名,并确定黄连、肉桂两药10:1的用量配比^[9]。

3.2 倡导药食同源,善用血肉有情之品 药食同源是中医本草应用之一大特色,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调食》云:“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韩氏认为“诸菜俱能治病,贵专啖尔”,常用蔬菜瓜果治病,如采用梨汁疏风豁痰,藕汁研墨治吐血、鼻衄,苋菜止痢,韭白愈淋、韭菜籽固精等。韩氏认为肉类食物中黄牛肉可补气,羊肉补血,狗肉壮阳,鹿全身皆大补,而猪之内脏器官有引经之用,“连贴(脾脏)于脾,肚于胃,腰子于肾,脊髓于骨,心于血,可引诸药入本经”。

《韩氏医通》遗方22则,应用血肉有情之品的方剂达8首。如霞天膏,由丹溪“倒仓法”改进而来,以黄牛肉入药炼膏,治疗沉痾痼疾或痞积癥瘕等有形之疾。临证可将膏方投入需以汗、吐、下等攻法祛除病邪的相应煎剂中,常得奇效。韩氏更以霞天膏加防风通圣散治疗梅毒;在霞天膏的基础上加入人参、茯苓、黄芪、高良姜、肉桂、陈皮、花椒、甘草诸药,改进成“小刀圭”,乃主治虚怯劳瘵的补益良方。韩氏擅长以牡鹿(雄鹿)制药,认为

“鹿茸、角、血、髓,大补益于人”,鹿又称斑龙,取鹿血入酒名曰“斑龙宴”,将雄鹿精液与炼蜜或鹿角霜糅合而成“鹿峻丸”,可治虚羸劳损。“峻”字今作“脰”,指男子生殖器,《本草纲目》记载“鹿精”时引用《老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者,精之至也”^[6],意为尚不知男女交合之事的男子,生殖器却能勃然举起,这是精气充沛的缘故。韩氏还用鹿茸、鹿髓、虎胫骨、人乳之品入药,培本固精,药效胜过草木金石之类。考虑到时代因素,上述特殊的动物类药物难以在今时应用,也不符合广大群众需求,因此对该书的某些观点仍需辩证看待。

3.3 剂型丰富,灵活多变 《韩氏医通》包含汤剂、丹丸、膏方、茶剂、酒剂等不同的剂型,其中以丹丸为主,且自称多为奇人隐士所授,反映韩氏道医的特殊身份。韩氏首创三子养亲汤,方中白芥子、紫苏子、莱菔子分别治疗痰壅、气逆、食滞,临证则根据病症轻重酌定君药及用量。该方起初为代茶饮,每剂不过三钱,其服用法“煮作汤饮,随甘旨,代茶水啜用”。书中另有八仙茶、七味保婴汤,均可“白汤点服”或“袋盛煮汤”,省去煎煮之繁。酒剂方面,其记载的长松酒以川黄连、绿豆入酒,制酒之热性,开火证用酒补之先例^[10],书中另载有古方戊戌酒,以黄犬肉为原料,治虚寒病。膏方是《韩氏医通》处方应用的一大特色,除上述霞天膏和小刀圭方外,韩氏善用人参炼膏,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韩氏还广泛使用丹、丸、膏、汤、酒、曲、饭粥等治疗疾病,临床经验丰富,处方灵活。

4 医学人文精神探微

《韩氏医通》蕴含鲜明的医学人文精神,就成书背景而言,韩氏出身士人阶层,从儒转医、由医入道,其学术理论兼具儒道两家的思想特质。在行医理念上,体现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下弘扬孝道、重视老弱妇幼的伦理思想;从行医事迹中,反映医家济世精神与道家普同一等、积德行善的思想相互交融;在临床治则方面,强调谨慎用药、反对过度治疗的宗旨;以下就该书的人文精神内涵展开具体探讨。

4.1 遵循人伦,体恤弱小 《韩氏医通》的医案分为“家庭医案章”和“悬壶医案章”,此等编排别具一

格。“家庭医案”即韩氏一家的医事记录,记载韩氏为至亲治病的案例,包括治愈其父的脚气、其兄的火证及其嫂的亡阳危证、疟疾等。韩氏在自序中将著书立说归功于父兄之命,并将父兄所提之序言、家书编入此章,通篇言辞恳切、感情真挚,可领略到韩氏优良的家风及士人阶层胸怀天下的理想追求。韩氏自述习医的目的乃“以事吾亲,以自养胎病,以施试于众人”,药王孙思邈曰:“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11]。传统人伦观念认为尽孝当知医,儒家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评判标准,行医必知孝,能行孝者方能行医,孝文化是传统医德的重要组成部分^[12],历史上的名医如钱仲阳千里寻父、朱丹溪从儒转医、李东垣丧母而立志习医等,皆以孝道闻名。

医圣仲景主张医者“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韩懋可谓三者兼达,其临床尤以老弱妇幼为本。《韩氏医通》记载:“三士人求治其亲,高年咳嗽,气逆痰痞,甚切。予不欲以病例,精思一汤,以为甘旨。”韩氏为孝行感动之余,不忍视老人为病患,创制降气化痰、药食两用的三子养亲汤,被后世传为杏林美谈。此外,韩氏平生悬壶出游,常备青囊丸、天一丸,专为妇人和小儿所用;其自称“为世之乏嗣者惜焉”,故传秘方女金丹助育龄妇女调经受孕、繁衍子嗣;创制七味保婴汤,能健脾养胃、去食积热腐,专为小儿立方。

4.2 普同一等,博施济众 古有医之六不治,其一为信巫不信医。有趣的是“悬壶医案”记载韩氏治疗一例白虎历节风(痛风)的经过,该患者“尚巫而不能药”,韩氏以霞天膏和白芥子药末研墨写字,制成符纸,使患者认为“符水有神”,饮符水治病。韩懋由医入道,又号飞霞道人,兼有道医身份,道医医家济世救人时会采用奇特的治疗手段^[13],对于信巫之人巧用祝由法诱其服药,可谓仁人出奇以活人。“普同一等”出自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卷一·大医精诚》,强调对待病患无等级贵贱和德行善恶之分。道家“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主张与此契合,强调众生平等的同时,得道之人常以善心对待他人,故《道德经》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韩氏自制一方,名曰五瘟丹,主治天行瘟疫。《韩氏医通》“悬壶医案章”载:“戊年楚春瘟,人不相吊,予以五瘟丹投泉水,率童子分给,日起数百人”,在帮助民间抗击瘟疫时,韩氏指出:“凡天行瘟疫病去处,有力之家,合以施给,阴德无量”,以道教阴德思想鼓励社会力量协作抗疫。《周易·坤文言》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淮南子·人间训》载:“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阴德观是引导世人向善的重要方法,道教也倡导通过积德累功、慈善利人之举修炼得道。因此历史上所谓“十道九医”的现象,既是修道者保命长生、延年益寿的现实需求,也包含其救助苍生、行善积德的精神追求。

4.3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出自《周易》无妄卦,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即没有恣意妄为却偶感微疾,本身不必服药也会病愈,告诫世人不要轻易试药。韩懋认为医道贵在保冲和、重预防,“人之养气践形而致中和者,医之道也。失而至于针砭、药饵,第二义矣”,韩氏建议八岁以下小儿谨慎内服药物,治疗通常采用外治法,通过膏摩、贴膏或药蒸、药浴,使药气由毛孔穴络熏蒸透达。另外为患儿做按摩导引,手舞足蹈,活动气机,对其康复也有帮助。人若是修身养性、调和阴阳,使身体气机平衡,就能防病愈疾,此即《内经》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相呼应。

“勿药有喜”体现古人的“慎药观”,古代所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医学谚语,体现古代民众追求稳妥的医疗思想^[14]。《论语·乡党》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孔子基于礼接受赠药,却说自己未达药理,不敢服用,反映其谨慎用药的态度。《备急千金要方·食治》记载:“仲景曰:人体平和,唯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11]。此观点与韩氏一致,皆主张自身调养,不宜擅自用药影响气机。罗天益《卫生宝鉴》专列“药误永鉴”篇,认为“无病服药,乃无事生事”^[15],警示世人“妄服药祸,悔将何及”。“无妄之疾,勿药有喜”的理念可对当今社会的过度医疗、民众擅自服药等现象提供启示,是

否以药物手段维持疾病治疗,还是培养健康的习惯和理念,以人体自身条件抵御疾病,值得医学界深入探究。

5 结 语

《韩氏医通》的著成与作者韩懋的生平经历、传统文化的积淀及明代中医学的发展背景深刻交融,奠定了韩懋中医学的影响及在中医学中的学术地位。通过《韩氏医通》可以窥见韩懋的医学理论、习医经历和可贵的医道精神,提示后人学习中医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还应当树立优良的道德品质。本文谨浅显地介绍韩氏医学思想,以期促进更多对《韩氏医通》的系统研究与解读应用。

参考文献

- [1] 陈先赋,林森荣. 四川医林人物[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63.
- [2] 丹波元胤. 中国医籍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963.
- [3] 赵致镛. 中医治疗梅毒的最早专著考[J]. 四川中医,1994,12(11):18.
- [4] 韩懋. 韩氏医通[M]. 丁光迪,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
- [5] 汪剑. 韩懋“一气流行”说学术思想及临证运用[J]. 中医学报,2021,36(2):293-296.
- [6]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胡双元,郭海,张伟,等,校注.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594,1247.
- [7] 陈司成. 霉疮秘录[M]. 高丹枫,注释. 陈辉,译文.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10.
- [8] 丁光迪. 《诸病源候论》《韩氏医通》《医贯》《医醇賸义》介绍[J]. 中医杂志,1984,25(7):71-72.
- [9] 高树明,李沛纯,杨帅,等. 试从心肾不交论交泰丸临床辨治[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5(2):73-76.
- [10] 曹彦. 韩懋食疗药膳方法初探[J]. 药膳食疗研究,1998,4(1):4.
- [11]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鲁瑛,梁宝祥,高慧,等,校注.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758.
- [12] 房明东. 传统孝文化与中医药学之关系杂谈[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22(2):25-28.
- [13] 颜文强,张其成. 道医医案特点探研[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2):6272-6274.
- [14] 罗宝珍.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考[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8):2925-2928.
- [15] 罗天益. 卫生宝鉴[M]. 武文玉,孙洪生,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4.